

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第二辑)



主编

张新泰

西北平原 著

绝命探险

寻找清代 大金场

新疆人文地理杂志社 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绝命探险：

寻找清代大金场

西北平原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命探险:寻找清代“大金场”/西北平原著.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9
(2009年11月重印)

ISBN 978-7-5469-0202-9

I. ①绝… II. ①西…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33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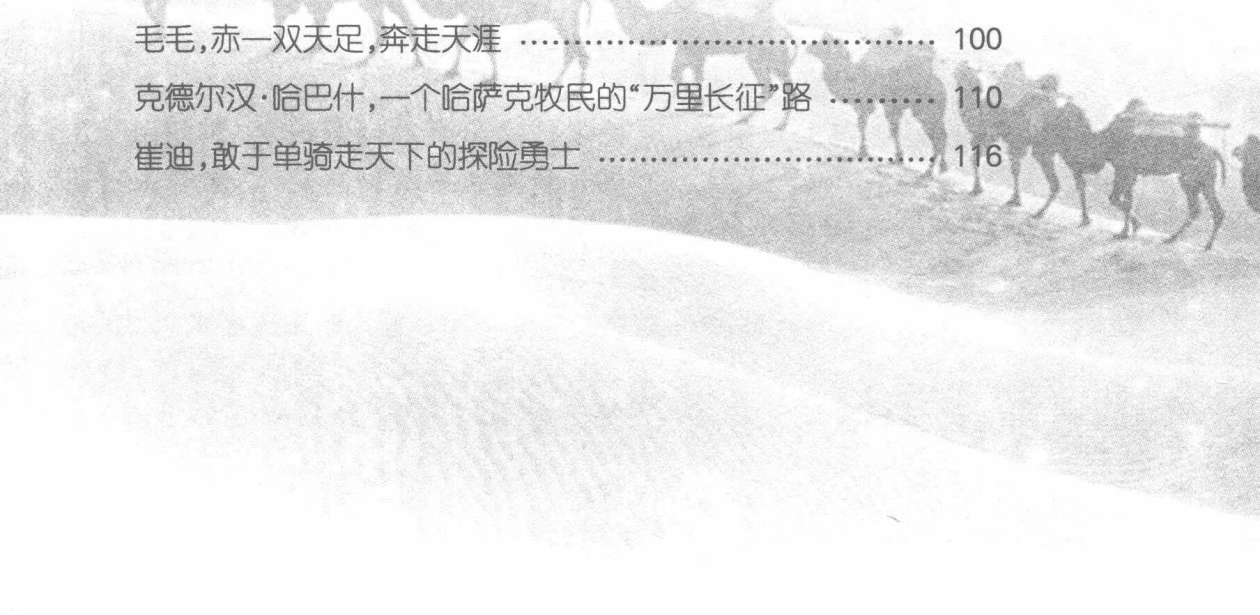
绝命探险·寻找清代大金场

主 编	张新泰
作 者	西北平原
责任编辑	孟朝东
封面设计	党 红
版式设计	王江林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2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02-9
定 价	15.80 元



目录 MULU

赵子允,我为探险狂	1
“沙漠王”与罗布泊	10
探秘“魔鬼谷”	20
绝命探险,寻找清代“大金场”	27
赵工之死	35
陈雅丹,沿着父辈不灭的足迹,闯入了“生命禁区”	38
尹小星,摇走天下的英雄啊,那一身铁骨柔情	46
李学亮,用生命体味西部的绝美风景	59
袁国映,首位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中国科学家	67
杨春风,登临人间绝顶才见天高地宽	75
李刚,西部城市雕塑艺术的探险者	82
周凤彩,“西藏情结”使他忘却了山高水险	90
毛毛,赤一双天足,奔走天涯	100
克德尔汉·哈巴什,一个哈萨克牧民的“万里长征”路	110
崔迪,敢于单骑走天下的探险勇士	116



赵子允,我为探险狂

赵子允被称为“西部奇人”。

他还有一长串封号:“沙漠王”、“疯教授”、“赵大爷”、“活地图”、“拼命三郎”和“生命罗盘”……这些封号,赵子允都当之无愧!然而,喊他最多最顺口的还是“赵工”。“赵工”朴素、简练,也令人感觉亲切。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只有5个字:“我为探险狂!”

赵子允原是新疆地矿局地质调查一大队的高级工程师。他舍生忘死的探险经历,足可编写一部引人入胜的书。可惜,书还没来得及写,赵工竟猝然罹难于探险途中,这天距他68岁生日仅差3天。天不假年,我只好将他生前讲给我的故事整理出来,转述给大家,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纪念吧!

情系阿尔金山

——一篇短文促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从事地质勘探的职业,决定了探险终将成为赵子允终生的事业。自从1958年进疆首闯罗布泊后,赵子允40多年间几乎走遍了西部(包括青藏高原)的大漠、戈壁、雪山、冰川。但最令他兴奋和自豪的是,数度进昆仑山勘探,发现了阿尔金山的自然资源,并促成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使其得到世人关注。

1983年,早已对遥远荒凉且鲜为人知的阿尔金山烂熟于心的赵子允,写了一篇题为《昆仑山发现大面积优质草原》的文章,发表在《新疆日报》上。文章并不长,仅1000多字,却像一枚重磅炸弹,击中了一位读者的心。

这位读者叫吕出,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委环保处处长。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还很不到位，读了这篇文章，吕出处长极为重视赵子允的发现和建議。他立即驱车 200 千米，从乌鲁木齐市赶往奇台县（赵子允所在单位的大本营当时在奇台）找到了赵子允。见面后，吕处长紧紧握住赵子允那粗砺的手，感激地说：

“赵工，你考察昆仑，发现了阿尔金山这么一座自然宝库，不仅是为咱们新疆，也为国家立了大功啊！”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当晚就住在一间屋里，彻夜长谈。

在吕处长的协调和组织下，很快就组成了一支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环境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参加的科学考察队，以赵子允为向导，浩浩荡荡奔赴遥远而神秘的阿尔金山。

期间还有个插曲。

由于赵子允是搞地质的，与环境保护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其单位起初不放人，吕处长为此费了不少口舌。后来，赵子允单位的领导灵机一动，突然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吕处长听了呵呵一笑，几乎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原来，地质大队在奇台县正筹建一所子校，缺钢材和玻璃，而自治区建委不正是管理建筑材料调拨的吗？于是，环保处和地质大队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用一车钢材和一车玻璃作交换，借用‘赵工’一个月。”

赵子允这才带领考察队出发了。

阿尔金山属昆仑山系，位于新疆东南部，绵延于青海、甘肃交界处，横亘在柴达木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面积约 4.5 万平方千米，海拔 3500 米到 4000 米。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阿尔金山形成了大面积的优质草场和林木，同时，这里生活着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数百种。由于这里气候条件恶劣、地貌复杂、路途遥远和几乎没有现成的道路，长期以来，除了疯狂的盗猎者和偶尔前往探矿的地质队员，极少有人敢冒险涉足阿尔金山。

赵子允偶然发现了这个尚未被污染的植物天堂和野生动物乐园。科考队经过一个月的奔波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赵子允的报道属实，建立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刻不容缓！

1985 年，阿尔金山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比“阿山之王”更牛

在文章中描写野外考察时都很轻松,其实,考察行动中却是每一步都危机四伏、险厄丛生!

在阿尔金山的考察中,赵子允要不是命大,早不知死过多少次了!有一次,他独自骑马去找矿,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呀颠,颠了4个多小时,一路上四周一片宁静。突然,一头凶悍的野牦牛,像一团黑色的旋风从树丛中倏地冲出来,“呼”地刮过来,用一对尖角直对着赵子允胯下的马猛刺!几乎来不及躲闪,马被刺中肚子,痛得惨叫一声慢慢倒下,赵子允也被重重地摔在了一旁!好在他没被摔晕,忙取下肩上的步枪。尽管当时尚未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但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赵子允是不会随意向野生动物开枪的,他明白枪仅仅是用于防身,用来应付万不得已!

他爬起来,用枪瞄准那头“阿山之王”,想吓阻它继续发泄野性。谁知那黑厮余怒未消,又瞪着血红的双眼,卷起一阵黄沙向“敌人”冲了过来!“叭!叭!叭!”无奈之下赵子允连开3枪,其中一枪射中了牦牛的头部,那黑厮借惯性还是冲了上来,将半个身躯沉沉地压向赵子允,随即毙命。赵子允被这一吨多重的大家伙疯狂地一撞一压,顿时昏迷了过去。

待赵子允从昏迷中醒来,天已经黑了,空中没有明月,只有黯淡的星星,伸手不见五指。在海拔近4000米的阿尔金山,即便在夏夜,山风一吹,寒冷也像刀子一样直沁人肌肤。赵子允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爬出那庞然大物的重压之下。他艰难地爬起来,活动活动麻木的筋骨,想摸黑走路,赶回驻地,可凭经验他预感到,只要一离开这头差点取他性命的家伙,自己不是摔下悬崖绝壁粉身碎骨,也会被冻死或饿死!

几十年野外作业,早已学会了绝处逢生。一不做,二不休,赵子允从腰间拔出猎刀,动手剥下了牦牛的皮。然后,开膛破肚,取出牦牛肝,捡了一些干牛粪燃起篝火,将牦牛肝烤熟,狼吞虎咽地“野餐”一顿,又用牦牛皮裹起自己,打着饱嗝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第二天清晨,一阵飞禽的尖叫和吵闹声,惊醒了赵子允。他睁眼一瞧:“妈呀!”一大群老鹰和秃鹫正在争食野牦牛血淋淋的肉。他想爬起来,不料手脚和身子被牛皮箍了个结结实实,动也动不了!原来,一夜间牦牛皮被冻成了铁筒一般。

赵子允一夜未归,同事们猜他十有八九已经“牺牲”了!天一亮,大家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分头搜寻。几个队员骑着马,远远看见一头黑乎乎的大



家伙正躺在路中间打滚，还咿唔有声。是熊？是野牦牛？像，又不像，也许是受伤了？几个人壮着胆子，悄悄上前一看，才知是尚活在人间的赵子允！

剥开牛皮，大家哈哈大笑，又相拥喜极而泣。

数十年阿尔金山历险，使赵子允名声大振！不光野牦牛见了赵工会闻风丧胆，落荒而逃，就是比野兽还凶残的偷猎淘金者，见了赵工也肃然起敬，退避三舍。

1994年，赵子允带领中法可可西里科考探险队，正在阿尔金山一带活动，突然与一群私挖金矿者遭遇。

“留下汽油和吃的，走人！”一个小头目抡着自制手枪，张牙舞爪地叫嚣。

赵子允歪歪邪邪地戴着那付跟他闯了半辈子的墨镜，慢腾腾下车来，点燃一支莫合烟，悠然地吸了一口，吐出烟圈，然后才低沉却威严地问道：“马大夫呢？就说赵工来啦！”

“马大夫”是金矿黑衣会把头，在可可西里一带赫赫有名，但赵工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更如雷贯耳！赵工与“马大夫”有交情，而且这些人人都知道他是“政府的人”，因此，那些小喽□一听，立刻叽叽喳喳连声嚷嚷：

“赵工来了！赵工来了！”

“快给赵工让路！”那小头目也收起家伙，面带谦卑的微笑，点头哈腰道：“赵工，您走好！”赵子允一挥手，车队在这些人的夹道目送下扬长而去。待走出了好远，同车的法国人才敢问：“赵先生，您是教授？还是公安局的‘密探’？”“哈哈！”赵子允和一车人都大笑起来，他反问：“您看公安局能要我做‘密探’么？”法国人神秘地摇头微笑着，他们肯定无法理解，一群光天化日下无法无天的“土匪”，怎么会怕一位手无寸铁的中国知识分子呢？

测位，与卫星丝毫不差

1985年，中美联合科考登山队开赴新疆南部的若羌县，准备攀登木孜塔格峰！

木孜塔格峰是昆仑山的第二高峰，形成于上三迭纪，之前尚属无人涉足的“处女峰”，海拔6973米。

对于攀登这座尚无人涉足的“处女峰”，中方和美方都相当重视。中方



登山队的名誉队长是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铁木尔·达瓦买提,美方登山队名誉队长是其总统乔治·布什。而赵子允则是联合科考探险队中惟一的中国地质学家。

登山队一行 50 多人,从若羌县城出发,在一个叫“龙头沟”的半山坡建立了大本营。就在驻扎大本营的当天,赵子允和美国教授彼得·毛尔先生发生了争执。

是为了测量海拔高度一事。

赵子允在野外闯荡了半辈子,测位、找矿往往一点就准,被誉为“生命罗盘”。虽然没有先进仪器,赵子允也能测定到八九不离十,甚至分毫不差,全凭渊博的知识、经验和天才般的悟性。

上了“龙头沟”,赵子允习惯地用土法测出其海拔高度为 5400 米,彼得·毛尔先生对“赵博士”的“土法上马”很不以为然,反驳道:“不是 5400 米,是 5570 米!”

赵子允不信,再测,仍是 5400 米!而彼得·毛尔坚持说:“5570 米绝对准确,因为这是卫星测量的!”两人站在寒风里,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难道在‘洋鬼子’面前,我的罗盘连同我的感觉,都失灵了?”赵子允有点不大相信!他忽有所悟,忙问彼得·毛尔先生:“您以哪个海作为海平面?”

“波罗的海呀!”彼得·毛尔先生不容置疑地说。

“您错了!”赵子允丝毫不客气,说:“测量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海拔高度,怎么能以波罗的海海平面为准呢?应该以黄海海平面为准。”

彼得·毛尔先生也点头认可,于是当场通过卫星与华盛顿控制中心联系,请确证赵子允以黄海海平面为准测量的“龙头沟”海拔数字是否准确?短短几分钟,控制中心传回数码:“5400 米!”与赵子允的“土法测定”丝毫不差。

后来,彼得·毛尔先生真诚地说:“世界上研究青藏高原的专家不少,我最佩服的还是‘赵博士’!”

他始终以为赵子允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老博士”。

当然,令彼得·毛尔先生等人佩服的,除了知识和学问,还有赵子允强健的体魄和无所畏惧的探险精神。

昆仑山属高寒缺氧的极地区域,大家都随身备有氧气袋和日产的汽油炉,因为即使大本营,气温也在零下 20℃ 多,不管别人怎样,但赵子允却是既不吸一口氧气,也不烧炉子取暖,像铁人似的!他告诫初到极地的



队员说：“吸氧气跟吸毒那玩艺儿差不多，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千万别动它的念头，否则，就产生了依赖性。”

那次登山，中方有 5 名队员率先攀上了海拔 6973 米的顶峰！然而，乐极生悲，下山时因天黑发生滑坠，登上峰顶的队员全部受了伤。赵子允带头前往营救，抢着抬担架，下山走了整整 17 个小时。美方队员引以为戒，最终放弃了登上顶峰，使探险半途而废，但彼得·毛尔等美国学者，却和赵子允有了诸多新的发现。比如，通过采集大量的植物、动物、珊瑚以及蜓类化石推算断定，木孜塔格峰形成的时代应为上三迭纪。这一带远古时期为海洋，当时属浅海区，与今地中海相连，称为“特提斯海”。另一佐证是，在营地北边山岩发现了一道 20 千米的蛇形橄榄岩，说明这一带远古时期曾经喷发过毁灭一切的火山。

赵子允自此在西部探险界声名鹊起！

那年，他已经 48 岁了。

“疯教授”令老外钦佩不已

1993 年，中英联合探险队首次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度成为全球新闻媒体的焦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对这次联合探险，中英两国都很重视，中方探险队名誉队长仍然是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英方探险队名誉队长则是政府首相希思。同时，这次被指定为探险队向导的还是赵子允。

其时，赵子允正在若羌县挂职，任自治区顾问团首席顾问。9 月初的一天，若羌县委李书记被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电话召往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两天后，李书记回来，急匆匆找到赵子允，说：“赵工，铁主席亲自点将，抽调您担任中英联合探险队向导，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啊！”

“保证完成任务，不辱使命！”赵子允军人一样的口吻和表情，惹得李书记哈哈大笑。李书记收住了笑，又不无担忧地说：“铁主席一再叮嘱，这次探险危险性大，英方又特别重视，作为东道主，咱们得选好线路，确保万无一失。赵工，就拜托您了！”

9 月中旬，中英联合探险队共 20 人，在 8 辆汽车和 31 峰骆驼以及后援物资的保障下，从麦盖提县进入沙漠，开始了 20 世纪末最有意义的一次探险。

浩渺的瀚海，白天的气温高达 45℃，地表最高则达 71℃，干渴威胁着



探险队每一个人和驼队。每人每天喝入 5 千克水,却连一点汗渍都留不下,全蒸发了。而随队骆驼饮水量更大,稍不尽兴就卧倒“罢工”,甚至不堪“虐待”而逃亡。在沙漠扑腾了大半生,赵子允最熟悉骆驼的习性,因此,当驼队中一头骆驼终于倒毙后,赵子允果断地提议将剩余的水全留给骆驼,人可以忍耐点,继续前进。

这样全队支撑了两天后,顺利抵达车尔臣河。在整个探险的 60 天中,作为向导,57 岁的赵子允始终走在队伍前面,遇大风不慌,见沙暴不惊,冷热习惯,干渴坦然,夜间几乎从不搭帐篷,每到宿营地,沙做褥子天当被,躺倒就睡。中方队员走出沙漠的只有 4 个人,其中就有赵子允。

英方队员对赵子允这种比骆驼更具有耐力和韧性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赵子允不是以地质学家,而是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带路的,因此,英方队长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赵,您不是官员!是老探险家,是教授,对吗?”

他和他的队员更佩服赵子允渊博的沙漠生存及地理、文化和历史知识。比如在尼雅河西岸,探险队发现了零星的陶片、木器、果核和红柳编成的篱笆墙以及一盘古老的石磨。赵子允断定,这儿很可能就是“古格绝国”遗址。后来,经中日联合科学考察,证明赵子允的判断正确。英方队长对赵子允的评价是:“疯教授”!“疯教授”带领中英联合探险队,惊心动魄的 60 天,东西向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行程达 1500 千米。此行不知道其他探险者收获多少,而“疯教授”赵子允却有了“十大发现”:五趾跳鼠、地下水库、胡杨林基因库、玛瑙矿、和田河古河床、大型石膏矿、第四纪活火山、“北靖国”遗址、古石器制造场和车尔臣河床旧址。

“赵大爷”落难,吃老鼠

找矿,是赵子允的职业。

每一次找矿,都是一次生死历险。

1994 年 4 月,赵子允带领队员到可可西里一带寻找金矿。他们去的时候,这块无人区还天寒地冻,道路被封冻得坚硬如铁。谁知一个月后返回时,大地回春,冰融雪化,道路处处潜伏着能陷落的泥潭。他们小心翼翼,左躲右闪,汽车最终还是趴了窝。万般无奈之际,赵子允决定扔下汽车,带了随行的 3 个人沿昆仑山南坡步行返回,想抄近道尽快找到有人的地方求援。



他们随身只带有 1000 克炒面、半包奶粉、一小块砖茶，赵子允一行 4 条汉子，才走了一天就吃完了所有的东西，而前面依然是一片苍茫，不见树影。

到了第 2 天，几个人都饿得头昏眼花，四肢软瘫，浑身无力，哪还有力气走呢？总不能就这么饿死吧！赵子允对大伙儿一声令下：走！逮老鼠吃！

4 条汉子兴奋异常，争先恐后地上山找老鼠洞。每见一个洞口，就提水猛灌，灌出来的老鼠跑不动，任人捕捉。赵子允像顽童似的用泥巴将捉住的老鼠一裹，扔进火堆去烤，烤熟了拿出来，剥去泥壳后，就是光溜溜热腾腾馋人的“烤全鼠”！

“谁先来？尝个鲜！”赵子允以队长的一贯作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然而，其他 3 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伸手，尽管馋得直咽口水。他们长了这么大，还从来没想过吃老鼠呀！

“不吃？那我就不客气了！”赵子允不由分说地撕下一块鼠肉，扔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边嚼边引诱道：“真香！真香！”

3 个人终于经受不住诱惑，一齐扑向老鼠。

连续 6 天，晓行夜宿，仅赵子允一个人就吃了 21 只老鼠！直到第 7 天，他们才找到了人而获救。

1998 年 8 月 15 日，香港岳峰攀石会的林志伟、杨志浩、陈景全 3 名登山健儿，在攀登博格达峰时突然失踪。当时，新疆登山协会、香港后援队 and 新疆军区尽管出动了人力、飞机，多方搜索、查找，皆因风雪太大而放弃搜寻。

作为探险前辈，赵子允深深地为 3 个风头正劲的年轻人惋惜。一年间，他始终在思考 3 名登山者失踪的原因和地点。仅博格达峰地形图，赵子允就不知画了多少幅，最后他确定了上山搜寻的路线。

他一直在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

1999 年，新疆华藏山社、香港岳峰攀石会和台湾铭傅大学在海内外民间人士的赞助和政府支持下，决定组成联合搜索队，来一次冰雪大搜寻。两岸三地共 50 多人的庞大队伍，公推赵子允为“总指挥”。在众人眼里，62 岁的“赵大爷”，仍宝刀未老，正值壮年。

“99 博峰大搜寻”从 7 月 15 日正式启动，到 8 月 15 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此事经媒体炒作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成为上世纪末西部“焦点”事件之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未搜寻到林志伟等 3 人，但却在博格达顶



峰找到了他们完好无损的背包,并证实了赵子允提出的“3人失踪是集体滑坠后掉入‘恐怖冰川’”的意见完全正确。对这次搜寻未达到预期目的,赵子允深感愧疚,他又在伺机而动。

“不找到3个香港同胞,我还配当‘赵大爷’吗?”

“赵大爷”这个封号是这么来的。1993年那次中英联合探险,在“死亡之海”里,每人每天限供5千克水,北京《旅游导报》的一位记者喝光了自己的水,仍干渴难耐,就哀告道:“谁给我水喝,我喊谁一声‘大爷’!”

“喝吧!”赵子允将自己的水给了他。他也不食言,张口喊了声“赵大爷”。“赵大爷”的称号不胫而走。

2000年12月22日,赵子允又率一支中日联合探险科考队,从和田进入,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也是他20世纪最后一次做向导参加探险。

12月31日夜,也就是“千禧年”除夕夜,赵子允在宿营地突然发现,前面有五颜六色的焰火冲天而起!这寂静的“死亡之海”,难道真的复活了?他兴奋不已,带领大家连夜赶路。走了不到10千米,终于在麻扎达克与另一支人多势众的探险队相遇!

“赵大爷来了!”万万没料到,对方不少人认识赫赫有名的赵子允,一时群情振奋,热闹非常!

当新世纪的第一轮太阳像一团火球,彤红地在天空中燃烧着金色的烈焰,将无边无际的沙海映照得神奇无比时,赵子允站在新世纪的阳光中,像刚刚20岁的小伙子似的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新千年,我要再跑它10年、20年!”



沙漠王与罗布泊

罗布泊，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罗布泊，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自从科学家彭加木悄然失踪，探险家余纯顺折戟沉沙，使罗布泊更增添了一层恐怖、阴森的色彩。因此，罗布泊一度被传言为“生命禁区”，让国内外不少探险家无不闻之色变，望而却步。

如果没有十足的勇气，百分之百的把握以及万无一失的精神和物质准备，那么，你就别想走近罗布泊。

罗布泊，这个被称为“死亡地带”的生命禁区，一直冷酷地抗拒着所有陌生的来访者！

然而，它没有拒绝赵子允，因为赵子允是赫赫有名的“沙漠王”，让罗布泊无法抗拒！

40 年前，罗布泊是一片汪洋水泊，鸟语花香

赵子允第一次闯进罗布泊，是 1958 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那年盛夏，血气方刚的山东汉子赵子允，从西安地质学校刚毕业，就背着行囊，奔赴遥远的新疆寻找人生的梦想。

他被分配在新疆地矿局第一区域地调大队当了一名年轻的地质队员。

赵子允正式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赴野外考察，目的地就是罗布泊！

罗布泊在那时就是赵子允心中的一个梦。那儿有楼兰古城和雅丹地貌，记载着历史的辉煌和岁月的变迁，也掩埋着无法预测的宝藏。而且，赵



子允从教科书上得知,中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先生,曾在1930至1934年间,先后与瑞典科学家霍澳尔和探险家斯文·赫定,骑着骆驼数入罗布泊。是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绘制了罗布泊地图,成为知名的罗布泊学者。

赵子允非常崇拜像陈宗器这样的科学家。因此,首闯罗布泊让他充满了迫切与向往,没有丝毫恐惧,当然那是他与大队人马同行。

走进罗布泊,赵子允才发现这儿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怕与荒凉,而是湖水荡漾,水天一色,随风起伏的芦苇荡一望无际,湖面上飞翔着成千上万的各色水鸟,岸边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时而可见成群的黄羊、野猪、野骆驼、狐狸和野狼出没。

这哪儿是什么亚洲大陆上的最后一块“魔鬼三角区”,简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人间的世外桃源啊!

年轻的赵子允像热恋一位漂亮姑娘似的,对美丽而神秘的罗布泊,一见倾心。

在罗布泊之外,四野一片戈壁,太阳无情地炙烤着软沓沓的盐碱地和硬梆梆的戈壁滩,也炙烤着赵子允这些地质工作者的肌肤和青春。在罗布泊,他们每天都要抓鱼、狩猎和游泳,但这仅仅是业余活动,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马不停蹄地跋涉、测算和找矿。

也就是在1958年这个夏天,地质队员们在找矿的途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架小型飞机,机上的几个人早已成为“干尸”。后经查证,这架飞机是1949年由重庆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失踪于“哈密瓜之乡”鄯善县上空的,而却坠毁在数百千米外的罗布泊东部盐壳地上。此飞机本应该东西向飞行,为什么突然改变航线飞向正南?这是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从那时起,赵子允就一直想解开这个谜。但还未来得及解开飞机失事之谜,他自己差一点就做了后人需要破解的“谜底”。

那是1959年酷暑季节,罗布泊四野白茫茫一片,灼热的气浪像火焰一样地熊熊燃烧。年轻的赵子允受命跟车去沙漠边缘的鄯善县迪坎尔村拉水。那儿是地质调查大队的大本营。

赵子允坐着苏联“老大哥”生产的老式嘎斯车,刚跑出200千米就抛锚了!距迪坎尔村还有100多千米,怎么办?赵子允与驾驶员一商量,决定自己一个人徒步先去求援。当时,年轻气盛的赵子允,沙漠经验还不丰富,他只带了一壶水、两块干馕和罗盘,脚蹬着一双闷热的翻毛皮鞋就出发了!



赵子允迈开大步，顶着炎炎烈日，赶天黑前一口气走了约 60 千米，一壶水很快喝光了。他正干渴难耐时，却见前面低洼处有几棵黄瘦的芦苇。有草就有水，这是沙漠人的经验之谈。赵子允开始向下挖去，挖着挖着他竟然缩在沙坑里睡着了，睡梦中，沙坑突然坍塌，将赵子允给埋了大半。第二天醒过来，赵子允抖掉埋在身上的湿沙，竟然感觉不到口渴了。“原来人的皮肤也能吸收水分啊！”这一发现成了他日后闯荡沙漠的生存法宝。

赵子允继续赶路，忍饥挨饿又走了 4 小时，热得脱光了外衣，只剩下背心和裤头。正是他的红裤头在旷野中非常醒目，吸引人救了他。

1976 年，赵子允所在第一区调大队兄弟分队的一辆运送物资的汽车在罗布泊以北失踪，后来在鄯善县南沙山找到时，司机、司助和地质技术人员全部神秘的死亡。这件事令赵子允产生了征服罗布泊的决心。

此后，不断有人亡车毁于罗布泊的惨故发生。特别是 1980 年 6 月 17 日，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国家动用了军队、飞机和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地毯式”搜寻，都无功而返，这更激发了赵子允的探险欲望。

带路人成为掘墓人

其实，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赵子允始终是在探险。40 多年来，他走遍了天山南北和青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沙漠、戈壁、冰川、雪山，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然而，最令他魂牵梦绕的，还是罗布泊。

罗布泊是他的初恋。

他后来成为几乎所有来新疆探险、考察者首选的向导，要想穿越“生命禁区”罗布泊，不找赵工几乎难以成行。

赵工是中外友人对赵子允的尊称，他退休前是高级地质工程师，担任地调大队分队长。

著名探险家余纯顺首闯罗布泊，向导就是赵子允。

那是 1996 年春夏之交。赵子允刚刚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江亥尔博士带路，陪同他前后 50 天在罗布泊一带考察完野骆驼，回到乌鲁木齐市的家，就接到巴州旅游局负责人的电话。

“赵工，上海电视台要赴罗布泊拍电视，能为他们提供帮助的非您莫属啊！能不能出一趟‘山’？”对方口吻里充满恳切。



赵子允具有山东大汉的爽直坦诚，一向是干脆利落，有求必应。然而，这一次他犹豫了，不好意思地推辞道：“恐怕这次让您失望了，对不起！我刚跑了近两个月回来，身子骨还没缓过劲来呢！再说，6到8月份不是进罗布泊的季节，通常温度达45℃，地表沙温更高达70℃多，热死人我可担当不起呀！”

对方听了赵子允的解释和分析沉吟片刻后，不得不打出“底牌”，将了赵子允一军：“赵工啊！实话告诉您，这次是余纯顺要闯罗布泊，上海电视台追踪报道，现场拍摄……”

这一招果然将了赵子允一军，他又惊又喜！对余纯顺，他早就耳熟心仪，并由衷地佩服这条上海好汉，身无分文靠一双天足，风尘仆仆走了8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这次他来到新疆，不顾生死要闯罗布泊，这本身就值得赞叹啊！赵子允对着电话，果断地应承道：

“给余纯顺带路，我去！”

当天晚上，赵子允就乘“天鹅号”旅游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南疆名城库尔勒。

这一天是1996年6月3日。

4日清晨，赵子允一下火车，便径直来到库尔勒楼兰宾馆，与余纯顺见面。身高1.73米，皮肤黝黑，满脸络腮胡子的余纯顺，紧紧攥着赵子允的手，激动地大声喊道：

“天上掉下个赵工来！”

“苍天助我！”

俩人都有相识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在库尔勒作前期准备工作的两天，赵子允和余纯顺这一对年纪相差十几岁的探险迷，彻夜畅谈，成为了难得的知己。

6月6日上午，巴州政府、州旅游局及有关人士，在楼兰宾馆为余纯顺举行了隆重的壮行仪式。下午，在赵子允的带领下，余纯顺一行10人乘坐两辆沙漠车，沿孔雀河向罗布泊进发。

6月7日，车陷龙城，就地扎营、救车。6月8日至10日，一路探行、拍摄，相当顺利。10日中午，余纯顺突然提出，为了报答上海和新疆两地人民对他的厚爱，他决定独自徒步穿越罗布泊腹地，全程99千米计划用3天时间走完，6月13日与大家在孔雀河前进桥会合。

赵子允一听非常担心，劝阻道：“从土垠到孔雀河干河床，中间要经过湖心岛、楼兰、烽火台和佛塔，路途遥远而且环境险恶，你一个人走太冒险

